

奧斯
之旁
楚奧斯
譯著

精神分析與唯物史觀

原名 弗洛伊特與馬克斯

世界書局印行

斯克馬與特伊洛弗

究研的法證辯種一

著旁斯奧

譯之 楚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二

弗洛伊特與馬克斯

定價國幣六角

外加運費匯費

原	譯	出	印
著	者	者	者
奧	楚	世	世
斯	之	界	界
旁		書	書
		局	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世界書局

精神分析與唯物史觀

卷

肯

奧斯旁的新著「弗洛伊特與馬克斯——一種辯證法的研究」已由楚之君譯出，在發排時，出版人拉我寫一篇序，他還怕一般的讀者要懷疑何以精神分析與唯物史觀相提並論，似乎叫我把這一點先說明白，作為本書的讀法。筆者對於馬克斯主義懷無深刻的研究，而對於弗洛伊特的學說則有相當的興趣，而且奧斯旁以學者的態度把這兩種學說與以應得的地位，說明相輔而行的可能，確是一種值得介紹的學術研究，於是便根據二氏的學說和本書作者的理論，寫了這篇「精神分析與唯物史觀」以代序。

一九四〇年八月。

照字面看來，「精神分析」與「唯物史觀」是絕對不同的兩件事，而且是互相矛盾的。若是弗洛伊特和馬克斯可以合作，那末唯心論和唯物論也可攜手了。不但一般人這樣想，即馬克斯主義者，也有人以為精神分析學是不值得馬克斯主義者注意的。其實，精神與物質，心與身，以及遺傳與環境等等爭鬧了多年的問題，並不在問題的本身，而在研究的人跌在二元論的泥坑中，翻不得身。我們都以為唯心論者大多也主張二元論，却想不到主張一元論的唯物論者，在攻擊精神生活時，他已不知不覺投入了二元論的隊伍，因為當他在攻擊精神生活時，他已把精神和物質分為兩個個體了。真正的一元論者，並不把精神和物質分為兩個對立的個體，却把它們看為同一生活的兩方面。在常態的生活中，精神和物質本來是不能分拆的，只有患變態的人，才把它們分了家。例如今天溫度九十度，我們都覺得熱。我們怎麼會覺得熱呢？唯心

論者或許會說，因為我們自身有熱，有受納熱的感官。你看發瘧疾的人在這樣熱的時候，蓋了兩條厚被，不是還在發抖麼？可見熱在己身。機械的唯物論者或許會說，今日天氣九十度，所以你覺得熱，若是降為三十度，你便會覺得冷了，可見熱在外界。他們二人所舉的例都是事實，都對的，而其結論都只有一半真理。完全的真理是：我們覺得熱是一件事，外界的熱和自身的熱是使我們感到熱的兩方面。

假如我們把內身的熱作為精神，外界的熱作為物質，「我熱了」作為一個整體，則二元論者不得再來搗鬼。精神分析和唯物史觀便可相輔而行了。精神分析學和唯物史觀本來是研究人類行為的兩種方法，一是由內而外，一是由外而內。馬克斯據了要點，圍困四城，弗洛伊特領了生力軍，由城內殺出，二者聯合起來，便成功了裏應外合的戰術。奧斯旁還恐怕有人不明白，便把這兩彪人馬以及個別的戰略，源源本本說了出來。

在未把精神分析的學說作簡單的敘述以前，我們先要知道弗洛伊特雖然帶著一些神祕的色彩，他却是個不妥協的唯物論者。他是個著名的神經病的醫生。有一次他醫到了一個青年的德國女子，病症很特別：不能飲東西，不能說德國話，四肢的末端麻木，皮膚也失了知覺。弗洛伊特為要找出她的病源，使她入了催眠狀態，然後問她各種問題。她漸漸談到了教她英文的女教師。她向來不喜歡這位教師，但在清醒時她卻不敢說這種話。有一次她看見女教師的狗在一隻玻璃杯裏飲水，這使她非常厭惡。她這樣說著，那被抑制的忿怒和厭惡，便盡量地發洩出來。話還未說完，她便要求要飲水，一飲飲了很多。這時她便從催眠中醒了過來，病也沒有了，德國話也能說了。她在患病時，只能話英語，是為了她的注意力完全確定在那女教師的身上。她不能飲水，是為了見到狗在杯裏飲水時的忿怒完全抑制了。被抑制的痛苦，一有發洩的機會，

她便恢復常態度了，此後弗洛伊特專門從事於心的解剖即所謂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學有三個基本概念：（一）「自我」(Ego)。「自我」是一種原動的無意識的心，它是生活之源，無理性，無是非，無意識，永遠爭鬧着，無條件的要求滿足。（二）「自我」(Ego)。「自我」是和現實界有了接觸而修改的「自我」。「它雖然也要求滿足，却是有理性的，所以只要求與現實界適應的滿足。」（三）「超我」(Super-ego)。「超我」可說是習慣的暴君，它監視「自我」的衝動，還要強迫「自我」去壓制它認為不能許可的衝動。說它是暴君，因為它本身也是無理性的。這其間左右為難的是「自我」，它要應付「自我」，「超我」和現實界三方面的矛盾，所以是極難討好的。這三個名字和功用，聽之，極其神祕，其實若譯成我們所熟知的名字，雖然同樣的神祕，却因我們聽慣了，似乎覺得更明白了些。「自我」猶如私慾，「自我」猶如理性，超我「猶如良心，當然這裏所謂良心是指以習俗的道德為道德的意識。人類行為的活力，不是「自我」，也不是「超我」，而是無理性無意識，無是非的「自我」，它既然不斷地要求滿足，而又受了「自我」的壓制，和「超我」的監視，那末怎麼辦呢？它把壓迫和衝突的痛苦，積了起來，不息地尋求發洩的機會。若不能在現實界發洩，它也會用種種方法到幻像界去發洩。據弗洛伊特說來在無意識與前意識之間還有一個「稽查員」。無意識或「自我」的衝動會藉著象徵和化裝方法，逃過「稽查員」。例如性的衝動不得滿足，有時會在夢中得到滿足，若在夢中還要受着「稽查員」的監視，則這個衝動會把性生活象徵起來或化裝起來瞞過稽查員例如在夢中並沒有女子，也並不接觸到生殖器官，不過夢在花園中遊玩或夢見地坑，洞穴，瓶，缸等等。

夢之外，舌頭上或筆頭上的滑失，也是衝出稽查員的一法。例如學生被迫而迎接一位他們已拒絕了多時的新校長，

在開歡迎會時，學生代表預備了一篇恭維的歡迎辭，一開始便說「今天我們歡送新校長。」他存心要說「歡迎，」却在舌尖上滑失出了一個「送」字。他是說錯了，而說錯的倒是對的。筆誤也是如此。

萬一逃不出稽查員，有時「私我」會和「自我」聯合起來，設法調劑種種的痛苦，那便是「情結作用」(Complex)。最普通的是「投射作用」、「合理化作用」和「昇華作用。」道學先生討了小老婆却極力主張禁談戀愛，來維持風化。社會學家罵他們假冒偽善，精神分析學家却認他們的維持風化或許是誠意的。因為他們不自覺地有了「投射情結。」「合理化作用」便是我們所謂阿Q哲學，被人家打了一頓，不但不覺得痛苦，反而覺得勝利，因為他想譬如老子給兒子打了一頓，那打他的變成了他的兒子，他還不是勝利了麼？「昇華作用」是調劑痛苦的最高形式。例如失戀的青年不願去嫉妒他的情敵，却仍願維持正當的友誼，甚至他從此以戀愛的熱忱去愛他的事業，或社會。有許多偉大的藝術家和宗教家確因「昇華作用」而成功的。

被壓迫的「私我」藉了這種種方法，得以發洩衝動，因此得到相當的滿足。若是被壓迫得一無辦法，既不能發洩，又不能調劑，則唯一的出路便是患精神病。精神病是「私我」得了解放的一種變態辦法。這時「超我」失去了監視的威嚴，「自我」也失去了抑制的能力。所以醫治精神病，須憑精神分析，來尋出患病者所受的痛苦，壓迫，和矛盾的性質及其原因，且須使患病者自己知道這些原因。

我們說弗洛伊特是唯物論者，因為他用歷史的方法追溯個人行為的原始的動機。他分析個人的精神，是以該人的一生經驗為材料。行為不過是動機的表現，而所謂動機，可以追溯到幼童時期的本能上去。他把本能分為兩種，一種是

「性的本能」一種是「自我本能」。一切的愛，不論愛異性，愛父母，愛家國，都出於「性的本能」。一切的「自虐狂」和「他癡狂」都出於「自我本能」。一種是求生的，一種毀滅的，所以兩種本能又稱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人類是在這生死兩種本能的矛盾中過生活的。這便是馬克斯所說「生命的現象包含矛盾的過程」。

兒童長期的軟弱，使「超我」增加了力量。兒童時期「私我」要求滿足，「自我」無力控制，而父母又控制他們服從權威，於是一部分的「自我」與父母「視同一體」(Identification)。這與父母「視同一體」的「自我」便變成了「超我」。「超我」以父母的愛惡為愛惡，以父母的是非為是非。所以「超我」是傳遞文化範型的忠僕。傳統的行為，傳統的態度以及信仰等都藉著「超我」而傳遞下去。有許多風俗習慣，以及制度，早已失了時效，却因「超我」仍保存它們的權威。這「超我」與其說是現在的意識，毋寧說是兒童時期所形成的意識。這便是勒達(G. Le Bon)所謂人類從未完全生活在現在，却老是被過去所統治的。若是「自我」不站在「超我」方面，而站在「私我」方面，這便是反抗父母的權威而與兒童的志願「視同一體」了，也便是父與子的鬭爭亦即反抗權威的鬭爭。

以上簡要地說明弗洛伊特的學說，但這學說與馬克斯主義有什麼相關呢？

當我們提倡新生活運動，破除迷信的時候，各級黨部辦得非常努力，農民們也熱烈贊成。於是他們舉行迎神賽會，把菩薩也抬了出來。這真使辦事的人看得又好氣又好笑。政府提倡建築公路，人民也出來參加築路工作，而且實實在在知道又闊又直的汽車路比又狹小又彎曲的泥路好得多，可是開公路除經濟的困難以外，還有一個阻力，那便是遷墳和風水問題。客觀的環境是改變了，而主觀的民衆心理却一仍其舊，你有什麼辦法呢？假如人類只有一個被動的現實世界，而

沒有內部主動的因素，則人類的進步不過是聽天由命的進步而已。奧斯旁引用一個故事說，從火星上來了一個陌生人，他見了地球的人們所作所爲，便驚奇得目瞪口呆，他疑問道：「爲什麼這裏的人們要替別人建築美麗的高樓大廈，而自已却住在簡陋的茅舍裏？爲什麼他們情願爲那些餓死他們的妻兒的人們去做礮灰？爲什麼他們在一個富足的國家裏挨餓？」這個迷惑的火星上的人發出了無數的「爲什麼」來。若只有一個被動的現實世界即可作爲人類行爲的基礎，則客觀的經濟條件已具備了，何以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呢？階級的對立已明顯了，何以不發生階級鬭爭呢？私有財產制度的弱點已暴露了，何以不廢止這個制度呢？弗洛伊特的回答是因爲有理性的「自我」還敵不過無理性的「超我」，因爲雖然有了客觀的階級的存在，而還沒有主觀的階級意識。「私我」要求滿足，起來反抗，「超我」却強迫「自我」去壓迫「私我」的衝動。於是有些人逃入「投射作用」，「合理化作用」，「昇華作用」的懷抱，而把「私我」「自我」「超我」之間的矛盾妥協了。有的與舊制度，資本家，以及外界的權威「視同一體」而得到滿足了。所以革命家不但要估量客觀的條件，還須普遍的培養主觀的精神力量。經濟的現實界和它的忠僕「超我」雖可強迫「自我」來壓迫「私我」的衝動同樣，不斷的要求滿足的「私我」也可強迫「自我」去征服「超我」。革命的客觀條件若已成熟，同時「私我」和「自我」又能征服「超我」，這時才能百戰百勝，革命才能真正成功。

我們已說過父與子的鬭爭中，「自我」與權威「視同一體」便加強了「超我」的力量；若是「自我」與兒童的志願「視同一體」，則父母便失去了權威。同樣，若「自我」與壓迫階級「視同一體」，則他便會崇拜壓迫階級；反之，若「自我」與被壓迫階級「視同一體」，則便會加入革命的隊伍來征服「超我」和壓迫階級。這時再加上「自虐狂」

和「他虐狂」的「昇華作用」，便會使懦弱的人變成一個勇敢的戰士。所以革命家不得不從事於精神分析學的研究，因為單單注意到人類反應外界的實現是不够的，同時還須注意到反應內在的動機。

這主觀的力量，亦為馬克斯所注重，他也批評那些承認人為環境所支配的唯物論者。他認為人可依據現實的環境來創造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史太林更說得徹底，他說：「自從黨的政治路線改正已由數年來的經驗加以證實以後，自從工農對於這種路線的熱誠擁護已毫無問題以來，那種所謂客觀條件的作用已縮減至最小限度，同時我們的團體與這些團體底領袖作用倒成為有決定的，非常的意義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指從現在起，對於我們工作底失敗與缺點負有十分之九的責任的，不是客觀的條件，而是我們自己，而且只是我們自己。」（本書十二章第一四八頁。）

這樣說來，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學與馬克斯主義，同是辯證法的研究，不但毫無衝突，而且可以相輔而行。在馬克斯時代，資本主義正在興起，要發動社會革命，須特別顧到客觀的經濟條件，因此他便倡導唯物史觀。到了弗洛伊特的時候，資本主義崩潰的客觀條件已漸成熟，而主觀的反抗意識却還不够，所以有「私我」須強迫「自我」來征服「超我」的學說。即以今日的抗建而論，環境固然逼迫我們非如此不可，人力和物力固然是重要的條件，但是照弗洛伊特說來，精神動員和抗戰的決心，却是最後勝利的先決條件。

爲了弗洛伊特尚未脫去玄學的影響，所以他的理論中頗多神祕的色彩，因此現在的心理學家只把他的學說作爲心理學的旁枝，這一點我們在研究時也不得不注意。

目錄

第一篇 精神分析

第一章 研究底範圍·····	一
第二章 心底結構·····	五
第三章 夢的解釋與分析過程·····	一五
第四章 常態心理與變態心理·····	二七
第五章 性的發展·····	三七

第二篇 弗洛伊特與馬克斯

第六章 原始社會·····	五五
第七章 唯物史觀·····	六九
第八章 唯物史觀與個人心理·····	八四
第九章 宗教·····	一〇七

第十章 辯證唯物論..... 一一四

第十一章 辯證唯物論與精神分析..... 一三二

第十二章 幾個應用例子..... 一三九

第一篇 精神分析

第一章 研究底範圍

本書底主旨在使馬克斯主義者精密地研究精神分析，使精神分析家精密地研究馬克斯主義，以及使一般人們深入地研究這兩方面。本書是要解釋弗洛伊特所敘述的人類底主觀生活與馬克斯主義所研究的經濟過程底客觀世界二者間的相互關係。這兩方面的見解是相互爲用的。爲了闡明此點，必須完全徵引馬克斯主義和弗洛伊特理論底本身，以便讀者自己去看出這兩者間的辯證的統一性。

常常有人誤解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以爲馬克斯主義不把那在每種人類行爲中都起着作用的主觀性質加以考慮。其實遠在一八四五年，馬克斯就在他的費爾巴黑論綱中反對過太強調環境作用的見解；他指出，所謂人類完全是環境底產物，對於變動中的狀況只起着機械的反應作用的那種見解是錯誤的，而極力看重從能動的主觀方面觀察人類行爲的需要。他這樣說過：『以前的一切唯物論底重大缺點……就在……這種唯物論的觀察感覺，祇在客觀的或直觀的形式之下，而不把它看做人類感性的活動，不把它看做實踐，不去主觀地觀察它。』（旁點係本書著者所加。）

弗洛伊特力圖以科學的見地說明那構成這一主觀方面的本能、衝動以及一般的心理性向（Psychological dispositions），因而人們便更能了解人與外界的交互作用，而這個外界就是顯示於一切人類活動中的東西。因此我深信

精神分析應當成爲當代馬克斯主義觀點底一部分，而在下列各章，我將努力闡明它的理論，怎樣使馬克斯主義底內容更爲豐富。

我知道，在馬克斯主義者中間有一種輕視弗洛伊特理論的傾向，把它看做資本主義的文化衰落底表現。茅斯基 (D. Minsky) 在他的英國底知識階級 (The Intelligentsia of Great Britain) 一書中評論着那些戰後的時髦學者，說道：『人們認爲弗洛伊特把一切欲望 (Desires) 與性欲 (Instincts) 奉做神聖，他這種工作將極其容易地引到毫無限制的自由或放蕩上去，將脫離一切紀律而妄作胡爲。他已成了這一知識階級底聖經了。』(見英國底知識階級第一一一頁，Gollancz 版本。)

無疑地，這就是弗洛伊特學說底應用了。然而科學的理論常常爲人所曲解，被人利用爲維護衰落的反動觀念。例如達爾文主義就會經被人用來辯護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生存競爭」與「適者生存」被用以解釋貧富所以存在的理由。

同樣地，如病態的內省，如細微地分析心理狀態以逃避社會問題底迫切的現實，像這種表示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文化衰落的傾向，乃是心理學的興味日趨增加的一方面。但是還有具備社會重大意義的比較完善的另一方面哩。

心理學的興味之日益增進，可以說是反映着從主觀方面了解人和環境的交互作用之迫切需要，正如牛頓 (Newton) 的發展物理學是和當時資產階級世界底機械學問題有關，或天文學與幾何學的研究是和航海及農業底實際問題有關的一樣。

完成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條件已經成熟了。生產問題已經解決了。目前的工作是在喚起人們發生一種需要走上革命之路的意識。狄慈根 (Dietzen) 說：『當我知道鞋業生產鞋的時候，我對於鞋業曉得些什麼呢？我們也可以問：『當我們知道意識是決定於人類底社會存在的時候，我們對於意識曉得些什麼呢？』人底意識是這樣被決定的，乃是馬克斯底偉大發現；但現在我們需要在這種發現上建築東西了。我們到了這一發展階段，須得詳細研究心理的傾向。這些傾向，在極其複雜的狀態中，和經濟的環境起着交互作用；因為社會主義底問題不僅是經濟的，也是心理的。這可以如此地明白陳述一下：『我們處於一定的情况之中，怎能勸導工人們，叫他們依革命行動的意義去感覺與思考呢？』革命者所以不得不從事研究近代心理學，就是爲了這個理由。

我們須得悉心研究那和經濟世界發生交互作用的基本的心理過程。弗洛伊特是這一工作底英勇的開路先鋒。他對於人類會有極偉大的發現。在這一點上，他與達爾文和馬克斯有着同等的地位。凡願意在觀點與事業上都配稱做革命者的，不僅必須把握馬克斯主義底社會發展的定律，也須採納弗洛伊特底心理現象的動力說，以之作爲馬克斯主義觀點的一種必要部分。

要知道，這個心理學底研究範圍包含愛與恨，輕信與偏見，以及人類底忠誠。

宣傳者與政客勸人民購買不需要的貨物，或者要他們參與與他們無關的戰爭。他們欺騙着人民，以幸福的新社會快要來到，作爲甘餌，叫人民盲目地擁護舊社會，而安於現狀的不滿與不合理。爲什麼呢？

我們中間凡是知道社會需要改造的人，對於從科學的見地來答復這一問題的任何嘗試，是決不能忽視的。我們覺

得，若我們知道人類生活底內在運動，若知道那些基本奮鬥（Basic strivings）底性質（這些奮鬥，在和環境起着交互作用之中，產生人類行為底種種範型），我們就能引導人類底希望與精力向着我們所願望的方向走去。

弗洛伊特至少曾經企圖提出一個科學的答復，即使僅僅爲了這種理由，他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二章 心底結構

精神分析底基本概念，是說一切意識的行爲之下有一種能動的隱意識的心（Unconscious mind）作爲基礎。依據精神分析底主張，凡意識的思想與行動，其根源在於隱意識的心之中；因而要了解心理生活，就必須探求意識的行爲及其隱意識的根源之間的關係。爲了進行這一探求的工作，精神分析曾經計劃了它的技術；這技術，在證實隱意識底激勵作用的見解上，已有了顯著的效果。第一，我們可以把精神分析看做探索隱意識的心的一種技術；第二，把它看做心理生活底一種理論，而這種理論是大都起於這技術底結果的。

我們切不可把隱意識的心看做被動的容器，只是接受外界的印象，把它們保留着，再由記憶的作用，將這些印象引到意識界去。我們也不可以把它看做逐漸消亡的記憶底倉庫。隱意識在本質上是能動的。它的內容（Contents）常常力求意識的表現，這實在是躲藏在意識生活後面的激動因素。講到這二者的關係，意識正是心理生活底表面的波紋，而隱意識卻是較深的潛流，波紋是從潛流發生的。隱意識是本能生活底源泉，是種族遺傳性底倉庫。一般帶着性的性質且與童年時代有關的情緒經驗（Emotional experiences），也藏在這裏；這種經驗呈現着衝動與願望（Wishes）的形式，而和意識的生活標準相衝突。它們已經被驅入了隱意識界，因爲認出了它們的存在就會使意識的生活遭受痛苦和不快。它們雖然受了抑制，卻從來沒有不力求自身的滿足的。精神分析底工作，主要的是專門在觀察被抑制的東西在強求滿足時所採取的方法與所遵循的路徑。